

歷史與空間

胡賽標

永不凋落的古亭

故鄉是僑鄉，僑鄉多古亭。山隘口，坳橋邊，村道上，碼頭岸，一座座古亭散落土樓村寨、金豐溪畔……如柳，如傘，如碑，如書。是鄉思，是緬懷，抑或感恩，景仰？說不清、道不明，但每座登峙的古亭，都是一首鄉愁的詩。

古亭依稀。從永定大溪的清風亭，到廣東茶陽碼頭的相思亭；從懷鄉亭、思鄉亭、念親亭，到五婆亭、慈母亭、念慈亭……一座座古亭名稱不同，造型各異，或殿殿屋頂，或琉璃黑瓦，或重簷錯落，或翹角飛脊，如鳳翼凌空，若傘花綴開，鑲以花窗，繪以古畫，繫以彩漆，飾以欄杆，垂以福魚，難以盡言，圓柱迴廊，石桌茶桶，襯以青山綠柳，映以碧水殘月，有的古樸靜穆，有的秀逸峭拔，有的雄渾凝重，有的端麗大方……但是，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「鄉愁亭」。難道不是嗎？

古亭如柳絲，纏綿綿綿。清代乾隆年間的清風亭，仍孤寂地矗立於山坳路口，幾百年風雨滄桑的斑駁，翰林宜宜福的題聯，彷彿在訴說幾多人生淒婉與悲愴。丈夫要下南洋了啊，妻子送了一程又一程，叮囑又叮囑，清風亭裡留步辭別，望着丈夫漸漸遠逝的背影，妻子哼起客家山歌：「阿哥出門往南洋，兩人情分愛久長，家中父母我孝順，一切事情妹擔當……」歌聲渺茫而幽遠，哀婉而瀟灑。妻子眼神空茫，暗自啜泣。漫漫長夜，又想起那首客家歌謠：送郎走哩轉屋下，踏入間門正知羞；對哩衣衫看哩看，淚汗雙雙到頸下。有的母親要將兒子一直送到茶陽水路碼頭的相思亭，兒子從這裡登船去汕頭、香港，轉道新加坡、馬來亞、緬甸、泰國、印尼……清風亭、相思亭，逐漸成為僑胞心中思念故鄉的符號，也成為家鄉親人盼望遊子歸來的眼睜。多少華僑徘徊清風亭下，躑躅相思亭邊，懷想先賢往事，心潮起伏，眼噴淚花……

古亭如雨傘，貯滿關愛。古樸的懷鄉亭，是華僑懷家鄉興建的古亭，宛若一把涼傘，靜靜佇立於山坡上。碑記裡大伯的名字，是我懷想大伯的一個意境。我撫摸著它，想起大伯兄弟情深、相依為命的許多故事，不知怎的，一種液體盈滿了眼眶……大伯旅緬緬甸瓦城，盤了間中藥舖，但像眾多華僑一樣並沒有發達。父親病逝前，大伯還寄了八百元，緬甸匯率極低，那要花去大伯多少家產啊！……家鄉幾乎

都是僑屬，在困難時期，哪家沒得到過華僑骨肉親情的關愛呢？古亭如傘，何止遮風擋雨，一把把傘連成愛的驛站，就像給每段困窘人生，伸出一雙雙溫暖的手。

我任教的僑育中學校園裡，峙立着四座古亭：書亭、甫開亭、文虎亭、貫三亭。它們是魂牽夢縈的家鄉的象徵，是思鄉念親的「鄉愁亭」。但是，又只是思鄉懷人的「鄉愁亭」，是家鄉父老另一種方式的「鄉愁」。

古亭似碑，每一座都鐫刻着感恩。精緻玲瓏的書亭，如一朵玫瑰花，開放在古木參天的風水林下。琉璃瓦頂之間，陽光如水，照亮了嵌牆上打開的一本書。它是香港黃春秋民仲感恩母校培育的禮物。而甫開亭呢？卻是家鄉父老感恩創辦人胡甫開而興建的。這座歇山攢尖頂的紀念亭，是古亭中的藝術精品：重簷錯落有致，八對翹角如鳳翥翔，門額懸掛藝術大師胡一川題匾。胡甫開，畢業於廈門集美師範，年僅26歲，先後創辦中川小學與僑育中學。一次，乘木船前往越南籌募經費，遭到美機誤炸，為桑梓教育獻給了年輕的生命……

古亭似書，翻閱它，博愛的故事在書頁間跳動。進入胡仙紀念其父的文虎公園，只見碩大的山石，迂迴的曲橋，蜿蜒的石道，茵茵的草坡，峭拔的鳳葵，依依的垂柳，瀲灩的湖水，倒映着文虎亭的情影……俊逸瀟灑的題匾「文虎亭」，在紅色琉璃瓦下閃爍。底層紀念室，安放著胡文虎先生的半身銅像，像座銘刻傳略：他是僑育中學的首任董事長，在南洋發起「百萬勸募基金」，創建了這所著名僑校，並多次保護它得以生存下來。登上二層旋梯，坐在石椅欄上，溫柔的陽光飄落下來，雕刻在那塊欄板上的一隻猛虎，文靜而安祥。萬金油，星系報，愛國情懷，國際慈善家，一幕幕偉大而曲折的傳奇，在我腦海影片般閃回……古亭無言，時光無語。紫荊花開了，紫紅的花瓣輕輕飄落湖面，空氣中瀰漫着淡淡的馨香……

貫三亭外表素雅，並不起眼，唯一特殊的，它是學生自發捐資為王校長興建的紀念亭。王貫三是誰？他是浙江嘉興人，李叔同的門生，矛盾的秘書，八一起義浙江唯一代表。著名作家茅盾寫的《夏夜一點鐘》的開頭一句是：「我和宋老爺在開往武漢的輪船上焦急地等待王三……」，其中宋老爺就是宋雲彬，王三就是王貫三：瘦高個，理平頭，上唇一撮黑鬚



胡甫開紀念亭 作者提供

子，文弱書生模樣……他受知己邱長慶之託，來到僑中擔任八年校長，對僑中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。他被記住的是一些細節：學生患了疥瘡，他每天傍晚帶學生去洗溫泉，給學生搽上自製膏藥。學生江城營養不良，一天突然暈倒在地，他叫夫人熬了三天稀飯，配上炒黑豆，送至床前說：「多吃黑豆補血。」江城拭淚。有學生想溜到校外偷吃手工麵，出門恰遇王校長，撒謊說：「上街買信紙，給家裡寫信。」王校長說：「我有。」把他們帶到辦公室，發給信封信紙。寫好後，王校長貼上郵票，把學生帶到校信箱前投寄。從此，學生再無違紀……

他也珍視上級獎給他個人的錦旗，但孩子三年沒錢買布做衣服了，夫人悄悄將一面錦旗改成小女兒的外褲，「王貫三」幾個字，恰巧還穿在小兒的屁股上，被人發現傳為笑談。他笑得很苦澀。但是，當廣東省主席羅卓英派人抬轎來到僑中，請他去擔任廣東省教育廳長，他卻婉辭了富貴。彌留之際，他留下遺願：將骨灰安葬僑中後山，要看着僑中發展繁榮……

興建貫三亭，捐錢最多的是印尼學生江震球。他與來印尼的校友見面時，說到王校長就抱頭痛哭：「沒有王校長，我們哪有今天呀！」貫三亭碑記鐫刻着邱長慶的絕句：「臨危受命酬知己，澤滿閩山粵水頭，終生執教堪苦樂，堪稱杏壇老黃牛。」秋天深了，貫三亭旁的桂花，悄無聲息地飄在草叢上……

是的，鄉愁是雙向的。它既是海外遊子懷鄉思親的情愫，也是家鄉父老知恩報恩的情懷。它們都通過興建古亭的方式，讓懷素而熾熱的感情找到了一種歸宿；在時光中凝固而永恒。曾經尋訪水豐亭，忽然睇見白牆上新加坡吳九英女士的《慈恩頌》：「多少慈愛牽掛，送走歲月年華；多少憂慮牽掛，染白他的頭髮；眼淚為我串成串，慈恩像永恒不謝的花；在這世界有誰最偉大——就是我的爸媽。」

我喉頭哽咽，心泛漣漪：我們是否曾丟失那兩個最不该丟失的字？誰能說「慈恩」不是心中永不凋落的古亭呢？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古龍說金庸

我在金庸館曾講了一場「金庸小說的源流」。欲徹底探究查大俠的武功，真是談何容易；即是他受到何家的影響，或明學，或暗學，亦「潛移默化」，化到他的筆下，亦不自知。這是一門「學問」，值得有識者深入研究。我所講者，只不過是皮毛而已。

查大俠走了，在芸芸悼文中，有人指出，能與金庸分庭抗禮的，只有古龍。這說法，對古龍來說，或是過譽；對我而言，古龍與金庸，仍相差一大截。有部書曰《評傳古龍》，著者覃賢茂說：「古龍稱金庸最重要之處，是由於金庸創造了這一代武俠的風格，幾乎很少人能突破金庸的模式。古龍是唯一的例外。」覃賢茂還強調：「金庸的影響力和成功的輝煌太突出了，再沒有第二個人能比得上，直到古龍崛起為止。」

無可否認，金古二人的風格確迥異。論寫人物，兩人都創造了很多的「經典」；論情節，兩人都善於營造，故事吸引；惟論文字修養，古龍不能與金庸頡頏；論文化底蘊，古龍

難望金庸項背。

回說金庸所受的影響，且看古龍的說法。他承認很詳細研究了金庸所有的作品，特別研究了金庸對西方文學的吸收和模仿。他指出，《書劍恩仇錄》中，周仲英的獨生子竟為了一副望遠鏡，出賣了紅花會「奔雷手」文泰來藏身之處；周仲英知悉後，將兒子殺了。古龍說：「這故事，幾乎就是法國文豪梅里美最著名的一篇小說的化身，只不過將金錶改成了望遠鏡而已。」

古龍還說，《倚天屠龍記》中，「寫張無忌的父母和金毛獅王在極邊冰島上的故事，我也看到了另一位偉大作家的影子——傑克·倫敦的影子。金毛獅王的性格，幾乎就是『海狼』。」他強調：「一個作家的創造力固然可貴，但聯想力、模仿力，也同樣重要。」揭金庸的「底牌」，無疑也是揭自己的「底牌」，古龍博覽群書，也洋為中用，他的《流星、蝴蝶、劍》，就是吸收和轉化了《教父》的故事。甚至，他坦承在開始寫武俠小說時，「幾乎是在拚命模仿金庸先生，寫了十年後，在寫《劍劍風流》、《絕代雙驕》時，還是在模仿金庸先生。」覃賢茂說，古龍寫《楚留香傳奇》和《多情劍客無情劍》時，才徹底擺脫這種模仿，走出自己一條新路。

金庸模仿，古龍模仿，他們都是「借劍式」的高手。「天下文章一大抄，這句話雖然說得有點過火，卻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。」古龍這番話是否為自己解說、開脫？無論如何，他如此坦承，是他的可愛之處。

要「抄」，就要識得「抄」。金庸的《雪山飛狐》，知者一眼就看出是「抄」自黑澤明的《羅生門》，但另出機杼，讀者看了，亦呼過癮。但我看了，卻嫌「抄」得痕跡太露。回說《評傳古龍》這書，我嫌吹捧過甚；什麼「打破了金庸不可戰勝的神話」，他果真「戰勝」了？



評述古龍的生平和作品，這書甚詳盡。 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「Long time no see」是來自「好耐冇見」嗎？



老外1：Long time no see!
老外2：Yeah, long time no see!
A：「很久沒見」，是中文罷，老外也這麼說？
B：是識笑你們「Chinaman」（中國人）不懂說英語才是！
C：一直說下去，就變成了標準英語囉！
D：那朋拿句奴那記「No look pass」（盲傳球）又怎麼算呢？

上期說「加油」的對應英語「Add Oil」是「港式英語」，嚴格來說這應是「Chinglish」（中式英語）。這個英語詞匯是由「Chinese English」演變過來的，其生成的主因是英國文化中並不存在該些事物或現象，或沒能找到恰當的對應詞匯；為方便相互溝通，遂衍生了以其中文譯音作為對應英語的一些詞匯。在語言學上，由外地引進的詞匯稱為「借詞」（Loanword）。以下是一些取自中國，包括香港英語詞匯：

Dim Sum（點心）、Shumai（燒賣）、Char Siu（叉燒）、Siu Mei（燒味）、Yum Cha（飲茶）、Dai Pai Dong（大排檔）、Lychee（荔枝）、Wonton（雲吞/餛飩）、Chow Mein（炒麵）、Mahjong（麻雀牌/麻將）、Confucius（孔子/孔夫子）、Kung Fu（功夫）、Feng Shui（風水）

值得一提，「點心」中的「Har Kau」（蝦餃）和「Char Siu Bau」（叉燒包）都沒被收錄，是因為英國也有「包餃」（Bun & Dumpling）這類食品，所以他們會用「Shrimp Dumpling」和「Barbecued Pork Bun」這兩個較易明白的名稱。後來，尤其近期，「Chinglish」已由音譯為主變為意譯為主，「Spring Roll」（春卷）、「Lose Face」（丟臉）、「Seckill」（秒殺）、「Add Oil」（加油）

便是這類例子。今期，筆者帶出多人心目中，包括外國人，多年的狐疑——究竟意思是「很久沒見」的「Long time no see」是「Standard English」（標準英語），還是來自「好耐冇見」的「Chinglish」（中式英語）呢？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某電視台一名被公認英語水準頗高的女節目主持人，在某節目中指出不少香港人把「好耐冇見」的對應英語說成「Long time no see」是不確的，要說就要說成「I haven'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」。對於上述的觀點，筆者多年來曾在世界不同角落「訪問」過不少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（English native speakers），得出了三個說法，其一、他們就是這麼說（約佔七成）；其二、他們認為這是由中文按字義翻譯過來的（約佔二成）；其三、他們相信這是英國人諷刺中國人說不好英語而創作出來的，可由於易上口，這便漸漸成了標準英語（約佔一成）。沒錯，以上統計反映了一定事實，可這些只屬個人看法，不足定論。筆者就此翻查了當代最具權威的《牛津英語字典》和《劍橋英語字典》，兩者不約而同地指出，這看上去不合文法的「Long time no see」是個用來表達「很久沒見」的片語，但並無說明出處。然而，有可靠來源指出該片語曾收錄於1990年的一個美國演說中。那現階段我們又是否可以肯定這個片語就是「標準英語」呢？原來在英語中，只要在某段頗長的時間內，一些詞匯在書面語和口語中有高頻次的用量，便可歸入「標準英語」。為此，上述的爭議點懸疑未決。

除「Long time no see」這個被多人認為不合文法的片語外，近年亦出現了不少依循相同法則的詞匯，如：「No look pass」，籃球和足球中的一個術語「冇睇傳」（盲傳球）——不看人傳球；「No-fly zone」，意思是「有飛區」（禁飛區）——禁止任何未經特別申請許可的飛行物體（多為飛機）飛入或飛越的空中區域；「No-show」，意思是「冇現身」——放棄預訂機位。既然這種格式「好使好用」（簡單易用），大家又何須爭論「Long time no see」是「標準英語」還是「中式英語」呢？與其說這是「標準英語」，倒不如把它歸入「口語」（Colloquial），不是更恰當嗎？

- 「Chinglish」一詞的使用最早是在1957年，「Chinese English」一詞則在1857年。此等「中式英語」原為英國人與香港、澳門和廣州主要說廣東話的中國人在交易上的一種溝通語。後來，「中式英語」傳至上海和其他條約港。
 - 「Confucius」是由有「萬世師表」之稱的孔夫子「拉丁化」（Latinization）而成的。
 - 「Seckill」由「Second Kill」而來，原指在極短時間內打敗對手，後引伸極速完成某件事。
- 【專欄簡體版】https://le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

詩語背後

江鄰

立冬與落葉

細雨迷濛又立冬
漫天秋色轉頭空
遙看四季煙雲路
不過南風讓北風

立冬，是一年四季轉換的標誌性節氣。

早上起來跑步，天上飄着微雨，感覺風比往日涼了許多。校園裡，彷彿雲那間，已是遍地落葉。路邊，還一片一片的，看得出每張葉子上的葉脈紋路；林子裡，卻是層層疊疊的了。

落葉雖說是一色的黃，這黃卻是分層次的。杏葉的黃深過楊樹葉，楓葉的黃又深過杏葉；葉背的黃有些粗糙，葉面的黃則細膩許多；粗大如巴掌的樹葉黃得隨便，細如銅錢、薄如蝶衣的樹葉卻黃得十分精緻；先落下的葉漸漸變得焦黃，襯着新葉的嫩黃，穿插其間的柳葉、竹葉、松針則顯出枯黃來……落葉厚密的地方，彷彿一張巨大的宮庭毯，富麗堂皇。落葉薄些的地方，隱隱露出草的綠來，透着生機。

各種葉子從樹上掉下來，尚未完全枯萎，還成形狀，黃得也明亮，便生出好好說幾句話，好好拍幾張照片。只道來日方長，以後還有的是機會。誰知，金剛先生已駕鶴西去，讀着網絡上鋪天蓋地的悼念文字，才意識到這樣的機會永遠不會有了。

納蘭容若一句「當時只道是尋常」，道盡了天下多情人的終極之憾！然而，再往深裡想想，春來秋往，天道輪迴，人情聚散，可不就是尋常麼？時而慢跑，時而遐想。過了幾片

天空了。或許，落葉之美，正在於它短暫的絢爛和宿命；穿過金秋，帶着多彩的記憶，匆匆地，向着落寞而去……

這校園，本是我三十年前就來了的。念研究生，一住三年，應當是經歷了三個完整的秋天。秋去冬來，落葉依舊，卻沒有對這落葉之美留下什麼印象。想來，那時候還是太年輕，滿腦子意氣風發，眼裡怎麼會有落葉呢？

由此，聯想到1999年深秋，萊茵河畔，波恩大學校園裡滿地厚厚的金黃的銀杏葉。那是我第一次出國，印象深刻。後來常對人講，波恩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，記憶中就總浮現出那一地金黃的銀杏葉。不過，當時並沒有太在意，以為天下美景無數，何需留戀一時一物，於是連張照片都沒有拍下。誰想到，以後再也未曾見過這樣的景致呢。

又想起幾年前，陪領導去拜會金庸先生。當時在金先生家裡，看到這位仰慕已久的武俠文學巨匠，竟沒有好好說幾句話，好好拍幾張照片。只道來日方長，以後還有的是機會。誰知，金剛先生已駕鶴西去，讀着網絡上鋪天蓋地的悼念文字，才意識到這樣的機會永遠不會有了。

納蘭容若一句「當時只道是尋常」，道盡了天下多情人的終極之憾！然而，再往深裡想想，春來秋往，天道輪迴，人情聚散，可不就是尋常麼？時而慢跑，時而遐想。過了幾片

小樹林，來到多次駐足的濯蓮池，驀地想起今年與荷花的數次相遇。原以為深圳洪湖公園、北京紫竹院公園、廣州東山湖公園三度賞荷，已是造化，誰料到後來還有杭州西湖的《雪山飛狐》呢？更沒想到來中央黨校學習，又遇上了這片濯蓮池！而今，也終於要送別了。滿池的殘莖敗葉，默默雜陳，池邊「愛護花草樹木，請勿攀折採摘」的金屬牌子兀自立着。有道是：

人不採花天也採
滿池殘破等閒栽
雨濕焦葉斑斑盡
風過枯莖凜凜來
樹下蟲鳴終寂寞
岸邊柳影正徘徊
滄桑總負多情客
歲歲年年徒自哀

人生每一次相遇，其實都是唯一的。與人如是，與物亦是。當下發生的任何事，都不會原樣重複。珍惜當下，便每每被人提起。不過，仔細想來，珍惜不珍惜，實際上也沒多大區別。

立冬過了，在若有若無的雨絲風片裡，秋悄然而去，冬如約而來。落葉見證。



北京秋景 作者提供

詩詞偶拾
同心齊騰飛
李潔新